



她教特朗普外孫女學中文

今天，整個朋友圈都被這個外國小女孩刷屏了！
▲特朗普外孫女：阿拉貝拉用流利的中文演唱《我們的田野》、背《三字經》和古詩的。

美國中文網近日採訪了伊萬卡一雙兒女的中文老師，特朗普家孩子的幕後中文老師也被媒體曝光，原來是一名27歲的中國留學生！她的名字叫：景涌泰。

下面，讓我們來聽聽，給特朗普家當中文老師是種怎樣的體驗。

“我是景涌泰，27歲。”

2008年夏天去美國求學，畢業後來到紐約，成了一名老師。

我的學生里，有自閉症兒童，也有英才班的天才，還有特朗普的外孫和外孫女。

在4年半的大學里，我先後學過5個專業，環境工程、化學、數學、商科。

最後主修兒童教育學，輔修數學，拿到我的學士學位，成了一名紐約州認證的教師。

圖為我帶着實習學校的孩子們去紐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參觀。”

景涌泰工作的紐約上東區一家語言中心，班上一半的孩子都是來自名流家庭。

2014、2015年這段時間，她正好成了阿拉貝拉和她弟弟約瑟夫(Joseph Kushner)的中文老師。當時阿拉貝拉是4歲，弟弟約瑟夫不到一歲。

老師對他們姐弟倆的印象很好，阿拉貝拉完全沒有嬌生慣養的痕迹，很有活力，天天上

躡下跳的。

弟弟約瑟夫不到一歲就來上中文課，個性很好，什么事情都很開心的樣子。她說，阿拉貝拉的中文說得很好，中文發音可以說是native speaker的水平，即使很快的語速也能聽懂，課堂上用中文交流完全沒有障礙。

“Arabella”的中文的確很棒，課堂上，她和我用中文交流完全無障礙。小姑娘也很接地氣。

當時的她在社交、語言表達和認知等方面都比同齡的孩子高出一截，但誰想到這個小女孩的外公在四年之後竟成為了美國的總統。

景涌泰沒有預料到，自己教過的孩子的外公會成為美國總統，更沒有想到因為自己曾經教過阿拉貝拉的關係，突然之間受到了那么多的關注。

不過這並沒有改變她原本的生活狀態！

她依然跟很多在美國打拼的人一樣為夢想奔忙。

最近開始創業，與合作夥伴在紐約開辦了一所雙語幼兒園。說到未來，景涌泰希望能夠把自己的雙語幼兒園推廣回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偶然教了特朗普外孫女中文，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認識景涌泰。

但她其實就是我們中的一員，和許多在外拼搏的年輕人一樣，有艱辛有成長，在她的身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會看到自己的影子！

最後，祝這位姑娘和所有為生活打拼的人，夢想成真！

盤點在美入關被遣返的中國人到底錯在哪？

因是意圖不明。

其實類似這種過海關時不適當的行為挺多的，比如過海關時不準玩手機，有的遊客偏要玩，那就遣返你嘍。不讓你大喊大叫，舉止粗魯，你偏當海關是自己家撒潑，那就遣返你嘍，等等。比較有意思的是，一位遊客可能因為行李多，將護照叼在嘴里遞給CBP，該行為引起不滿，立即被遣返。

案例四：2016年，一位上海遊客洛杉磯入關，海關結果護照敲了幾下鍵盤後，該遊客直接被遣返，都沒來得及跟海關說上幾句話。原來海關資料顯示當年7月，該遊客在歐洲旅遊時，留下了“不文明遊客”記錄，海關懷疑他入境後可能對美國的公衆安全帶來威脅，因此拒絕入境。

所以大家不論去哪裏旅遊，一定要做有素質的人，第一不給自己和國家丟臉，第二以後不給以後去美國留下黑記錄。

案例五：一位大媽持10年旅遊簽在芝加哥入境，大媽之前在美國已經待了近6個月，然後回國剛2個月，就打算再次入境。海關詢問了其在美國的住址和入境目的時，大媽慌亂了，表示自己來美國是來幫忙照顧孫子的。結果被勒令搭乘下一班飛機回國。大媽當然不服，情緒激動，結果據說是被铐上手銬坐上了回國飛機。

這裏大媽犯了兩個錯誤，第一是往返太頻繁，而且滯留快超期，非常讓海關懷疑她有移民傾向，第二，就是居然明確表示照顧孫子。在老美的意識中，家庭成員只有父母和子女，而爺爺奶奶這一輩的都不算，如果爺爺奶奶來照顧孫子外孫什么的，老美理所當然的認為你應該請保姆，所以很可能判斷這一行爲是打黑工。

案例六：2012年7月，一位中國女孩持旅遊簽證夏威夷入境，結果被遣返。原因是她在當時一個比較火的WWOOF網站(幫世界各地農場招募義工的網站)應征做志願者，本打算去夏威夷的一個農場免費做志願者三周，再去美國其他城市玩一玩的。就是這個又犯了大忌，因為旅遊簽證不能牽扯到任何工作，就算是免費的志願者也不行，可以參考上面的奶奶來照顧孫子。

這位女生其實挺委屈的，因為當初她在美國駐上海領館申請美簽的時候，對簽證官也是說的同樣的話，然而順利拿到了簽證，當然認為一切都沒有問題了。但是這位女生一定需要明白的是，持什麼樣的簽證，入境時就說是去做什麼的，這個是入關鐵律。

案例七：2017年4月，吳先生和12歲的女兒，洛杉磯入境，受託帶去16瓶復方甘草片入境，被海關戴上手銬關進小黑屋十多個小時，最終被遣返，同時責令他和女兒未來5年都不準進入美國。

這是當時比較熱議的一個案例了，復方甘草片里疑似有美國海關指明的違禁藥品成分。如果旅客攜帶含有可能致癮或麻醉劑成分的藥品，如某些止咳藥、安眠藥等，必須申報，同時須將藥品連原包裝在內，出示處方或證明才可攜帶，並只能攜帶個人使用劑量的藥品。此外，任何含有動物成分的中藥，如燕窩、牛黃解毒丸等都屬於違禁品。必須申報，不要心存僥幸。

實際上，許多國內的藥品，包括中藥、補品，在美國都能買到，例如昂貴補品燕窩、海參、魚膠等在美國甚至更便宜。

案例八：張先生在洛杉磯入境被遣返，並被告知五年內不得入境美國。原因是張先生是國內一家企業的高管，並在紐約開了一家國際貿易公司，他用國際貿易公司為背書為自己申請了跨國公司L-1簽證，該簽證有效期到2017年，但是該簽證上還有一項重要信息是工作許可，這個2015年12月就失效，超過這個期限，他就不能繼續在美國合法工作，需要更新工作許可才行。

就是因為這個，張先生被帶進小黑屋問話，結果他表現不好，連公司地址電話都不能脫口而出，被引起懷疑入境目的不明被遣返。

回國後，張先生不服，委託律師到美國海關申訴。律師表示，其實來簽證過期，是可以先遣返回國更新簽證後再次入關，但是因為張先生在小黑屋的表現，讓海關給他扣上了欺詐的帽子，因此留下了5年不得返美的不良記錄。其實說是5年，這個不良記錄很難被洗白，5年後入境可能也會再次悲劇。

張先生將其國內公司和紐約公司的兩份職務在中國做了公證，還去了廣州的外事辦公室，再次核實公證，然後去美國大使館第三次核實，最後委託律師寫信申訴。幸運的是，美國海關很快撤銷此前裁定，認定張先生在更新工作許可之後可隨時來美國。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如果你的舉證材料足夠詳實，足夠有力，委託律師對美國海關進行申訴，也許能洗掉不良記錄，再次入境美國。

看完這麼多，大家一定都很累了吧。有沒有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好多被遣返案例都發生在洛杉磯海關，據許多留學生的經驗反饋，洛杉磯的確比較嚴格，不是一個被推薦的入關地點。大家要注意了。

另外，如果不幸遭遇小黑屋，請一定要淡定，不要做出上訴類似錯誤舉動，免得連“翻盤”的機會都沒有了。

11月5日，一名被解雇的空軍雇員因個人情感原因，冲入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座教堂掃射，官方稱已經造成至少26人身亡。而在短短一個多月前，美國拉斯維加斯露天音樂節10月1日晚發生槍擊事件，造成至少58人喪生，500多人受傷。槍手自殺身亡。

為何美國發生如此之多死傷人數驚人的槍擊案？為何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然不能控槍或者禁槍？對此，BBC中文網採訪了在美國生活了17年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鈞。馬鈞表示，這一系列的槍擊事件和美國的政治體系不無關係，而華人很難理解的其實是中美之間不同的槍械文化和社會傳統。

問：中國人一般會認為自由擁有一支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美國，禁槍以及控槍確實一件難以實現的任務，這種態度差異的根源是什么？

馬鈞：這個問題要從三個方面考慮。

第一個方面是美國政治體制，特別是它的民主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強調法律要尊重公民個人權力，要防止國家、政府濫用權力。擁有武器進行自衛屬於公民人身權力組成部分。所以儘管有的西方國家對槍械管理比較嚴格，但在美國擁有一支槍是一個基本法律常識。這跟中國傳統不一樣。這是政治傳統決定的。

第二個方面，美國本身聯邦制度的特點。同樣是槍械管理，英國就比美國嚴格。美國是聯邦和州政府兩層管理級別，聯邦政府能做到的，州政府不一定完全同意。現在聯邦政府出台了一些槍械管理規定，但到了每一個州就有具體實施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地域差異。

美國東西兩岸經濟發達，人口密集，大城市多，政治上偏向自由派，是民主黨票倉。這些州對槍械管理態度趨嚴。內華達州（注：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發生地）在美國中部，屬於共和黨主要地盤，文化上比較保守，對槍械管理相對寬鬆。

地域差異導致槍械管理很難形成統一系統。尤其在立法上，美國每個州都有兩票，儘管東西兩岸的州希望控槍，但其它州反對的話，議會

就很難形成統一聲音。

第三個方面，美國本身強大的步槍協會。這個團體反映出美國傳統的“否決政治”。兩黨有很多尖銳對立，一個重要票倉、重要團體能夠通過否決形式左右選票走向。步槍協會能夠把成員團結在一起，能夠在一些關鍵州、搖擺州做一些選舉上的集體投票行為，使得政府不敢輕易觸犯強大的團體，也使得禁槍的過程非常複雜。

2010年7月12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

方法規的時候。去年這個協會投入3000萬美元支持特朗普和一些參議員。

步槍會代表了產業利益和個人利益，是個人、產業、政治利益的交叉完美結合，因此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種組織很特別，其它國家沒有這麼龐大的遊說團體，它的成功這是導致美國控槍困難的主要原因。

問：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了近20年的華人，您個人持有槍支嗎？您對槍支管理的個人觀

一個是中國人對於政府和個人的關係的理解有很大差異。美國人覺得政府和個人之間是零和遊戲（對立關係），政府管得越多，個人自由就會越少，應該有法律來保護，公民有擁有武器、反抗暴政的傳統。中國人尤其大陸人覺得政府和普通老百姓之間是一個合作關係，政府不是麻煩製造者，而是維護治安責無旁貸的執行者。這種情況下，公民擁有武器從政治角度說就沒有美國那樣強烈的慾望。這是政治傳統差異。

第二，東方儒家文化提倡和平協商解決問題。持槍自衛、武力反抗不完全是文化基因的一部分。這也可以解釋中美之間不同槍械文化的一種解釋。

問：近期如此大規模的槍擊案頻發發生，您對美國社會控槍前景怎么看？

馬鈞：一方面控槍不會有實質性發展。美國不是第一次發生這麼嚴重的大規模傷害事件，以前死50死30人的都有。以前（槍擊）發生後，除了悼念、致哀，兩黨都很難達成統一的決議。這個事也不可能成為美國槍械管理法案中間的轉折點。

特朗普總統訪問拉斯維加斯後也對記者說，現在不是討論控槍的時候。

第二，在小問題上可能有一些進展。這次發現槍械很大的一個問題是改裝，把半自動武器改裝成了自動步槍。美國步槍協會聲明說改裝裝置應該嚴管，這已經給支持者和政客提供了一個信息，這個問題有討論空間。

我個人覺得槍械管理還有很大空間。比如現在討論的槍械可以攜帶，這沒有辯論空間。槍械作爲自衛武器也無可厚非。我們要強調的槍械是用于自衛，什麼是自衛？擁有42條槍是不是就超過了自衛的概念了。

監管存在一些漏洞，比如背景調查如何進行，是不是可以調查擁槍數量，擁有超過5支槍是不是要有一些跟蹤機制？擁有彈藥的數量是不是要有跟蹤機制？這些具體情況還有進一步立法和改進空間。

在執法層面上有所加強，可能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點是什么？

馬鈞：我生活在中西部，共和黨支持者比較多。這個州可以攜帶槍支。一些人確實相信政府應該是小政府，政府應該儘量少管理公民個人生活。攜帶槍支就像個人醫保一樣，美國醫保改革困難就是因為有人認為這是個人行為，政府不應該過問。這是一種想法。

另外一種想法，在地廣人稀的地方，面對小規模犯罪時可以真正起到自我防身作用，有時候是一種心理安慰。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就是為什麼儘管這麼多人看到槍械帶來的犯罪問題還是堅持應該擁有武器。

我在美國生活了17年，目前沒有擁槍的打算。華人對於槍械的態度不像白人，有這麼強烈的訴求，另外一方面，我在城市生活，理念傾向于民主黨，希望對槍械有更多管控。

問：站在華人群體的角度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對於槍支的態度差異？通過擁有槍支保證個人權利會不會帶來惡性循環？

馬鈞：應該換一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

中國跟美國很大的差異至少有兩點。